

牧

津

卷之三十一

明決

黃昌

雋不疑

竇叅

謝夷吾

陳仲舉

孫禮

元絳

張堯佐

王安禮

張文定公方平 二見

程明道 五見

韓絳

強至

陳奉古

高定子

魯永清

范正辭

李冕

胡霆桂

林從周

胡文舉

張羽

高子業

李復亨

宜彥昭

觀音奴

范櫟

二見

伍典

楊茂清

東野

郭桂

牧津卷之三十

明決

明山陰祁承燦輯

黃昌

黃昌少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刺史行部，見而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奸發奸伏，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及昌到，吏民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

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捕無有遺脫宿奸大惡皆奔走他境遷河內太守徵拜將作大匠進補大司農

爲政能使宿奸大惡奔走他境如此之嚴嚴乃爲德若一新太守而理斷七百人莫不得所又其緒餘矣

雋不疑

雋不疑渤海人召拜青州刺史昭帝時齊王孫劉澤結豪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

捕伏辜、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旌、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爲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至者莫敢發、京兆尹後到、叱從吏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

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云卽不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夫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於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常言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蓋厭服如此。

不疑不欲傷阿母心，斷獄多用平，賢哉是母。知子最真，若非慈訓嚴而殘矣。○不疑叱縛男子，已明知其詐，特借蒯瞶爲斷案。壓服人心，要以蒯瞶事，不可與戾太子同日語。

竇參

竇參初爲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悉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

皆殺之、

此議甚正、

謝夷吾

謝夷吾爲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
帝巡狩、幸當陽、上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
吾入侍、錄見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臨西廂
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其中、有亭長姦部民者、
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觀刺史
決當云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

職在禁姦、今日爲惡首、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免縣長吏官、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章帝嘆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劔帶、勅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撓煩之才、故特受任、無毀前勞、夷吾所至、愛育人物、有善績、第五倫嘗令班固爲文薦之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體、左轉下邳令、

決正三百事，事事得情，非才試兩合者，不能。

陳仲舉

陳仲舉在樂安郡，縣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止居其中，行復積二十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仲舉就與相見，言次問及妻子，宣有五子，皆服中所生。仲舉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况乃寢宿塚藏，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污鬼神乎？遂致其

罪

誑時惑衆、誣污鬼神二語、真趙宣鐵案、快哉此舉、不然、後世之居隧者接踵矣、

孫禮

孫禮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夏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

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必用。當參異同。禮上疏略曰。管仲霸者之佐。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舟侯爲驗。詐以

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閭、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植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爲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鄒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着履、駕車待放、

坐上斷之固是、但疆界故須身履其地、
元絳

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母他牘印尾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卽日歸整田

今天下僞篆半於官府驗視不可不審

張堯佐

張堯佐歷憲筠二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

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遷殿中丞知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弊以曉之訟遂大簡尋以宣徽使判河陽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決者多詣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卽奉行之不自爲異而民稱平

不自異而民稱平則育之任真堯佐之虛衷可謂兩賢

王安禮

王安禮知開封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
且按而未論。有幾萬人。安禮決未三月。三獄院
及畿輔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
而見之。嘆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
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
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時帝數幸皇太子
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
無慮數千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

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家以利其閭
者帝惻然而罷

安禮以駿爽之才如倚天長劍鋒接物剖
至於改卜民墓乃能獨持正論使萬衆之
心安而國體不傷其才局大出荆公上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
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
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之一二

方平悉取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如此亦快然終不能使人心帖息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顥初爲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程曰此異辯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其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也其人遂服

令大奇之。

只以定居之年歲論事理自明。

韓絳

韓絳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爲妄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抄在追責窮治以絕疑根。

强至

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叅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
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
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困旣久得濕則
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
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大凡爲政之要不但委悉人情更須妙通
物理積油萬石則火生強至已知此意故
臨事了了

陳奉古

陳奉古通判貝州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令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鬪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殺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主杖卒人稱服之

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主雖弱不得輒與

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柰何歸咎於法？蓋用法謬耳。

高定子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嘉

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長民者不可不畱心典故

魯永清

魯永清守成都事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譴適臬長案牘中有以姦訟者一曰和一曰強兩持不能決屬永清以試其決魯令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永清曰供作和姦訟

遂決。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況可犯耶？

然亦不可以此槩天下，直須徐詰其當日之情境，乃得。

范正辭

范正辭歷官以治績聞。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召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辯其事。正辭曰：

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與敢扇搖苟失
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
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
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
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之囚皆泣下察其
非實命移訊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遣
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卽單騎
出郭二十里追及之以鞭擊賊中雙目執之賊
自刃不死餘賊渡江散走得所棄賊載賊歸按

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更三

斬懷土憚行之卒消一方禍亂之萌此其
臨事敢決更勝於州無滯訟欲令紀法常
肅不可無此能吏

李冕

李冕調崇安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以致
富後婢生一兒垂死戒曰吾故貧皆汝兄佐吾
致富分財當優之後婢兒稍長詣官乞還兄姓
今欲判可冕詰婢兒不服更訴於州蔡襄爲運

使聞赴崇安。冕迎曰：「法順人情，今與八民。」
以致豐裕。欲終奪而窘之，殆非所以順人情也。
襄曰：「非主簿吾幾誤任法矣！」卽具奏論。朝廷是
之，著爲令。

律重本生。養子雖同父起家，厚薄尙當有
別。然此斷須以父命當遵爲主，不在艱辛
致豐裕也。

胡霆桂

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酤之禁甚嚴，

有婦訢其姑私釀者。寔桂詰之曰：汝與姑和乎？曰：和。曰：既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酤律笞之。政化遂行。

代姑之笞雖得體，終不若陳亭長酒食勸勉之言爲更善也。

林從周

林從周充開封府推官。民有殺其兄二子，以窺其財者，長被創卽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從周議使無狀子居母側。

以凌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釋亦能爲祖母養。留之惠奸不可讀。奏未畢章獻太后遽頷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

此議情理皆當

胡文舉

胡文舉寶祐中調贛縣尉。未至有訴殺人而失其屍。且不見殺者。文舉至方下其事。一日池有屍無首。莫能辨。文舉詢死者之母。知臂有涅虎視屍果然。又廉得其妻嘗與男子姦。別鞠其妻。

疑男子事泄言實與男子姦故共殺夫而埋其首掘得首加屍如生咸以爲神

妙在與男子別鞠

張羽

張羽出守廣平條教清肅吏卒畏懾莫敢仰視雖隆寒盛暑漏下五鼓必起視事夜分乃寢問民疾苦力舉行之建閘通水開田千畝以資困農置木牌令得自白以達民情順德有囚母與僧通子已壯不改惡其子之言也乃入井死會

當決子。羽曰：母無行，負夫與僧私通，顧可殺子，絕夫嗣乎？因遂得釋。鉅鹿有告婦，奏一粟宦，暴殺其夫，吏受委，咸憚莫能央。羽按而寘諸法，要宦懼，厚賄朱寧，誣奏下羽獄。吏民爭欲錢賄寧，爲利求解。羽曰：吾寧失官，不敢失志。若等愛吾，幸無枉吾志也。大理直其誣，乃還郡。自後民益相信，斷獄大省。

母以忿愧死，非關子也。留子所以嗣父，亦以嗣母，此議未爲非是。

高子業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棹與隣人爭宅址將鬩陰刃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圖誣隣人隣人知不敢鬩全畀以宅棹埋尸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楫枉殺其妻棹嗾妻家訟楫并誣楫殺孜事楫拷死無後與弟槃重襲楫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鞫業問棹以孜等尸所在棹對曰楫殺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殺孜棹愕然對曰爲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

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尸兄室有斯理乎問
吏曰搜尸棹室否對曰未也乃命搜棹室掘地
得二尸于棹居所亦趾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
年冤獄一旦得雪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
世澤姦盜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
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布裙一縠數斛世江有
田若盛富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卽呼姦
婦問之曰盜姦若何對曰姦也何時曰夜曰夜
姦何故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遂伏

誣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
村民野寺，誣爲盜，得貲遠，僕更污民妻，慮僧發
覺，致民縣獄，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
設，譎給縣官，縣官恐，聽遠入獄，磔民屍，擲屍獄
外，上官正治遠僕罪，薄罰遠，子業曰：安有屬殺
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

三事不難斷，難在斷久，獄無瞻前顧後之
念耳。若謂家屬殺人，而長若主，未有不與
特爲趙遠之稔惡而發，則可，此外不可以

一律論也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蟻馬血火煅之，則刃青，其人歟？」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此亦格物之效、

宣彥昭

宣彥昭仕元爲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儒生有數百畝之園、爲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爲謝、彥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天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曰、我物而民取之、絕無印証、彥昭裂而爲二、並驅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謀不已、民曰、汝自失登、于我何損、

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簪償軍。其在溫州，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彥昭曰：「此烏合之衆，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瞑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耶？」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

遇事頗見才力，臨難亦不乏氣節。

觀音奴

觀音奴歷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
御冤者、雖數十年事、皆千里奔走來訴、觀音奴
立爲剖決、數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
斃、令郅乙剖之、任以怒毆郅、經宿而死、郅有妻
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郅非傷
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
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
吾以郅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
吏亦預郅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

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郅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一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僞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質之神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

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

柰何不明聽之人，而幽質之神乎？

范櫨

范櫨爲淮安守，時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訴府。櫨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見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繫甕，僂而趨，默詫曰：「噫，是柏魂也。」而繫甕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

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狗屍在是
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
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憤念柏有力殺柏者
當斬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
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
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浣耳解其裏血漬霑續續
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伯者汝也遂具服云
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
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

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

臨疑事、便當直前勘定、每十得入九

伍典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
鈕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
殺鈕、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監司以
屬典、檄至、典得鈕妻上叔所貽書、方思爲之計、
神忽見夢、典因策夢中語、謂事當起於僧人、因
於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遠方僧至者率

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典卽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如此用心不患鈕冤無抵然爲一事而特以造屋齋僧亦太費力矣

楊茂清

楊茂清陞直隸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

如織民好囂訟茂清因俗爲治且遇事明決時
涇縣有王贊者逋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
預構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
以鑑富爲嫌莫敢爲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
往按閱其獄詞曰知見何不指里隣而以五十
里外麻客乎贊旣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
名引爲之證乎又云其妻伏贊背護贊又何能
毆及胃腸死乎已乃訊証人稍稍吐實詰旦至
屍所益審居民則贊門有溝溝布朽椽爲橋陽

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贊乃語塞，而鑑得免。石
埠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
姦，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爲姦，而比
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爲親故壽，僕家謂標實
殺之，而翁則訴已當復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
翁屢以訴，清密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
憚於平反，清承檄，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
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貸標。後三
年，道經其家，盡室男女羅拜于道，且攜一小兒。

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又貴池王武業皮爲生，嘗與劉廷璋爲伴。一日廷璋懷假銀及首飾數事，約武渡江貨皮。武方缺食，見廷璋至而喜，其夕醉以烈酒，戒而取其貨，與其妻昇而沉之江。其情頗睦，清廉得之。妻當從坐，清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襁褓耳。銅陵胡弘緒，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妻子而逃。弘緒訴媒氏匿之，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

於官而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爲證御史按部訴之輒以下清清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會科試且迫風夜以獄牒上胡生遂不得坐是年登賢書其辯冤釋滯多類此

此君一腔真懇大較養生機不用殺機楊翁盡室男女羅拜携一兒以告此段情景當令苛刻者躍然興好生之念

東野

東野爲陳留知縣，陳留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訟輒赴臺省，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柰何，野至，爲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退之，無所留滯。於是人皆仰戴，而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煩瀆令。河溢於孫北，害耕稼，野乃謀諸治河者，築堤拒河，河之舊汚，於是爲桑麻之地者百里，流亡之民皆復來歸，仍加意賑貸，各有生業，戶口增以千計。遷卒，趙獻者有仇，夜入刺獻死，匿去，弗可得。衆以爲弗得。

也乃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爲農無復敢犯法

聽斷既持大體則健訟之風自息

郭桂

郭桂知安丘縣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啖之以利既乃鉗制不得動令心內忿然無可柰何至是愷使人逆桂以利啖之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謀陰中以禍以罪擒殺之有訟其子盜金者且罵

母桂知其後母也。而謂翁曰：「亟歸發媼衣笥中，可得金果得之。」於是翁大感悟，知其媼爲之。乃復愛其子，常趨郡縣，中囚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曰：「當在某地古墳坎窞中。」果然。其他政事明斷多類此。

鞭橫民，悟惑父，皆快心事。

牧津卷之三十

終

卷之三十一目

得情

黃霸

二見

何武

二見

薛宜

范邵

傅琰

顧憲之

三見

司馬岐

崔褐

李惠

李勉

馮儀

張詠

九見

韓億

向敏中

種師道

程明道 六見

錢惟濟

唐臨

魯有開

二見

尹洙

陶節夫

蘇渙

杜杲

王罕 二見

汪待舉

陳春

于文傳

歐陽曄

張希崇

楊龍

梅應魁

陳祥

謝麟

孔鏞
四見

附理幽

孟嘗
二見

王侗

何敞

鮮于冀

甄法崇

崔公度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二

牧津卷之三十一 得情

明山陰祁承燦輯

黃霸

黃霸守潁川郡其先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于黃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兩婦去各十步叱令競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其所傷乎此

事審矣婦乃伏罪

從情意中體認得來

何武

此翁大有妙用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年纔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

此翁作○用○亦○奇○

不與劍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壻省其子書顧謂掾史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

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歷年一
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還。其
劍當關州縣。得見申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然
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壻。溫飽十年。亦已幸矣。
論者大服。
非武亦不能爲此。翁作註解。

薛宣

臨淮有一人特足縑到市。遇雨披戴。後一人求
共庇。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縑。詣府自言。

太守陳宣時。縣吏斷縑。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君思前撮之。而縑主稱冤。宣因詰責具服。悉畀本主。

范邵之斷縑。蓋祖此意。

范邵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邵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服罪。

意亦似巧。然一絹而中斷。則難平爲已物。

者矣、

傳琰

傳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傳季琰家傳有治縣譜、其理吾邑者、故當多善政、而史傳乃撮此一二事爲佳話、何耶、

顧憲之

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辨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徑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能識物情故能辨民情

司馬岐

司馬岐爲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

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也、豈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

訊初獄與久獄異、初獄之得情在誠心、久獄之得情在虛心、此法不可不知、

崔碣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河間、值龐助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四

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失明。碣至。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卽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昧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大賈之家。人所共識。一旦爲乾夫所詭得。亦人所共憤。如此明白易曉之事。而一訴

再訴竟抱沉寃况天下有疑似難剖更
於此者平安得有崔公之獄決而霽耶

李惠

李惠爲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
巢闔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紀綱斷之並辭
惠乃使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
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
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
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

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糾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咸無荅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負薪者乃伏罪、

此與鞭絲剖雞、同用小智、雖事近於戲、然其意可推也、

李汧公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褭蹄金一銖、送於縣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

之皆土塊耳。覓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莫不駭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款具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俄有筵燕，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袁滋在幕中，俛首無所荅。汧公詰之，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鎔瀉，與塊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

以竹擔算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
其在路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獲
清雪

袁滋此舉亦見聰明過人但縣官當日收
金于私室何以不對衆一驗視之此等處
非坦衷御物直捐形跡毀譽者不能余故
不重袁公之察而重袁公之誠

馮儀

馮儀爲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凌晨飯糜

稍覺饑、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慙金不與、乃訟於縣、儀飲以茶而酒相油其中、因父盡吐所食、惟蕨耳、肆家乃伏罪、

田父事雖得明、然委頓甚矣、

張詠

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割家財不平、詠撻而遣之、後半載、詠因行香、過其所居、召章家人并彥家人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伊幼小不知多少、汝分之不等、果均平平、

不平乎。彥曰：均問章，章曰：不均。詠謂彥曰：終不能滅章之口。兄之族入于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家，更不得入室。卽時對換，人服詠明斷。杭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向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乃命七與子，三與壻，皆泣謝而去。

兄弟更室，與張齊賢斷戚畹之事如一轍。乖崖無事，不有機權，但如此斷法，倘有經營貲產，寄頓于外方，安得相均？○子與壻三七之斷，其意甚類何武。兩翁以神告而兩公以神剖，卽揆之情理，亦無絲毫遺憾。

韓億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兒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于州，積十

餘年、竟未有白其冤者、億至、又出訴、億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凡聽斷必須微覽前後案牘、則自無遁情、
向敏中

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僧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

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罾井。而將
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
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
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脚。
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傍。不知何人持去。獄成。
皆以爲然。敏中獨以○即此○此○解○可○合○其○疑之。詰問數四。
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因問之。乃以
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卮店。有嫗聞其
自府中來。不知其吏。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
此吏有解

曰昨日已答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

殺殺人賊，雖由此吏智術所致，然惟得斂中一疑，便爲此僧生機。

种師道

种師道以雍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

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
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
訟也耶汝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驩舞
畫其像祠之

一語喚起良心不但折獄曉人自當如是

程明道

程明道顯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
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
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

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程問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某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程問張氏：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罪。

明道已知其僞，特借一翁字折服之耳。若

其爲詐卽詣門就居之時已了然可辨矣

錢惟濟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亦有細心

唐臨

唐臨爲冠氏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圃、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自執三十枚、以誣其婦、臨問曰、婦人盜瓜時、執何筐篋、瓜主曰、無。卽令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伏誣告罪。

妙在使瓜主拾瓜、

魯有開

魯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爲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

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與蔡公。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葵。薦有開。有古循吏風。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解而雨。

殺機斷不令衆聞。有開之斷無難。但其平日作用。足使劇賊自遁。吏才何可少哉。

尹洙

尹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

生、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
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
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
年始生、安得賀姓耶、女遂服、

按籍以斷、能折其心、

陶節夫

陶節夫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捕繫獄、不承
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卽吐服、將適市、於諸囚訣
曰、陶公長者、雖死無憾、

此之謂民自以不寃。

蘇渙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可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得情之照

杜杲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十三

杜杲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此令九州三十三縣之最。

後一轉更恰情理

王罕

王罕知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

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尋愈、郡人傳爲神明、

此所謂心誠求之者也、

汪待舉

汪待舉、紹興中知處州、爲人寬厚、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究曲直、不以屬吏、故庭無

留事、鞭扑罕用、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時部民嘗有以酒飯客者、客醉且臥空舍中、主人慮其去、又從而鑰之、客夜酒渴、索漿不可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啓鑰、客已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寃其一時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極刑囚、果死、訟乃白、其明察如此、

試水剖訟、事固應然、獨難爲此囚耳、○留客臥空舍、而且鑰之、決無毒客之理、但舍

中無一人。則中夜起飲瓶水。誰復知之。汪公之斷。可謂苦心。

陳春

陳春爲嘉興路推官。有能聲。民販私鹽事覺。牽連千餘人。獄久不決。春往治之。卽得其情。釋被誣者數百人。閩郡稱爲神明。先是久不雨。至是大雨。鄉人稱爲陳公雨。

大凡治獄。一得情。則自無株連之累。

干文傳

于文傳遷烏程縣尹、有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
張納一妻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
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
厚賂妻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
文傳令妻抱兒乳之、兒啼不受乳、妾之父母吐
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卽飲、王
遂伏辜、

以就乳辨兒、最爲親切、

歐陽曄

臨陽縣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雲死獄久不決。縣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縣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縣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獨汝左手。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服罪。

辯獄當如是矣與錢惟濟之斷法相類。

張希崇

張希崇守祁州。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

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
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
成疑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
至雖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
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爲傷害名教安敢理順
田園其生涯并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
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此斷從戾不受訓上起見情理應爾

楊龍

楊龍爲越錄事參軍其守治盜嚴凡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卽械繫解官間盜死郡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龍閱狀云左肋下至命一痕長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龍不聽卽追詰原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證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

捕盜盜死法亦不應坐保長辟

梅應魁

梅應魁，洪武間爲郡推官，惟務寬恤，不事苛刻。聽決獄訟，善探情僞。時鄞邑民邵觀奴妻陸氏，潛之母家，其母辛氏匿之，反誣壻殺之，訴於邑。觀奴逮捕不勝拷掠，遂自誣伏，然無跡可徵，久不能決，上于府。移應魁鞫之，乃併繫辛氏於獄，未得其情。一日辛之少女來饋，命收于僻處，給之曰：姊何不出？令汝來饋，引而至。是其人爲誰？懼乃漏言曰：姊在某處，令某同來探母消息。於

是具得其實、亟捕陸氏、明日出示、辛竟伏罪、人服其明

給妹獲姊甚當

陳祥

陳祥出爲惠州知府、斷獄如流、民有告理、齋糧數合、計劃白事、時有陳半升之謠、郡民有二女嫁爲比鄰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產子、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乃棄其女而號於衆曰、妾產子也、遂一燒妹傍舍、瞰妹夫婦赴火所、乃竊抱其男

救津

得情

卷三十一

末

歸爲已子、妹覺往索之、弗予、因訟于府、無他證、不能辨、祥佯言曰、必殺此兒、事卽了耳、乃置甕注水堂下、引二婦出、取兒、密諭一卒謹視之、而告其婦曰、隱情無證、斷案何憑、禍本不除、爭端曷已、吾爲汝溺此兒、以解汝紛、乃佯怒叱卒、詐爲投兒狀、而復令左右追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則顛號仆堂下、而姊妾竟去、不復顧、祥笑曰、事白矣、卽以兒付妹、妾杖之、曰、果汝子也、安能聽人殺而不救乎、姊妾不敢言、一

郡以爲神

用黃次公抱兒于庭之法而多置號一着
悚迫使露真情

謝麟

謝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鬪旣而
爲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
利其財誣鞠輒服邑人皆稱神明

所親乘機之殺此處剖辨甚難

孔鑄

孔鏞知高州有富人子與婦姦謀使傭市布而
潛殺之中途事發莫可詰鏞禱於神恍然若有
語云但聽父言因密遣人偵之則富人方詬其
子惰農謂傭在猶可藉其力乃又了在汝手遂
逮至鞠之具伏

孔公忠信可行蠻貊何況斷獄

附理幽

孟嘗

孟嘗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誣婦厭苦供養，加鵠其母，列訟縣庭。郡遂結竟其罪，嘗知其枉，備言于太守，太守不爲非，嘗哀立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三年，太守因丹到官，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

一、小吏必欲白孝婦之冤。古人仁心爲質，如此。

王忱

王忱爲鄒令，到官至鰲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留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聞女子稱冤之聲，忱叱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貨。」

財、恠問亭長姓名、女云、卽今門下送客者也、恠
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
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
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
不見、明旦詔遊徼詰問、且服罪、卽收繫、及同謀
十餘人、遣吏送其喪歸鄉里、遂清安、

十餘口沉冤斷無不靈之、自當鬼神使
之、

何敞

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蒼梧高安縣、宿鵠奔亭
夜未半、有女子從樓下出曰、妾姓蘇、名娥、字始
珠、廣信修里人、夫施氏死、有繒帛百二十疋、婢
名致富、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
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併繒、令致富執轡、以
前年四月十日到此、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
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妾臂曰、少年愛
有色、冀可樂也、妾不從、壽持刀刺脅下、立死、又
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

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
故自歸於使官、敞曰、今欲發汝屍、以何爲驗、女
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以骸骨
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
廣信驗問、與娥語合、壽兄弟父異、悉捕繫獄、敞
表壽殺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所不免、令鬼神
訴者、千載無一、諸皆斬之、以助陰誅、

伯有之厲、原非三代之事、

鮮于冀

鮮于冀爲清河太守，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用工二百萬，冀刻適言四百萬，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按室，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馳敵之夫，而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臣不勝鬼言，付高上之，便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頌、

今之多割匿者，安得鮮于冀之幽討乎？

甄法崇

甄法崇爲江陵令，於時江安令繆士通卒官，至其末年，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稚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爲辭，因遜席下謝，而法崇爲問，宋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葉聞而歎美之。

此公死猶索負

崔公度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
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岼公
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
得○阜○繚○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
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
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
舟○遂○伏○於○法○

舟人取財未必肯棄舟物或憑焉以隄禦
爲左證耳